



母愛个樂章—阿姆个惜（南四縣腔）

在一陣天搖地動聲中，大家從邊喊：「地動喔！地動喔！」從邊走向屋外，十分倉急；獨獨只有一個婦人家衝衝闖闖瀉入屋肚裏。等伊再出現个時節，心肝前捕等一個強孖兒仔。四十年後，這個細嬰兒仔在美國係一個知名个學者教授。

這個勇敢个婦人家，看起來同一般鄉下个婦人家並無兩樣，就恁呢十分个平凡，但係，對伊个手中、在伊慈愛个心關懷之下，子孫兩代牽成栽培出五個博士、六個碩士、八個大學生。這個平凡个客家婦女，係佢个阿姆。

客家妹仔蓋做，這係傳統，阿姆也無法度免俗，阿爸在電力公司做細職員，日長月久在外地掌變電所，屋下裡裡外外都交分阿姆去打理，無論係田坵穡，也係屋下養雞畜鴨餵豬、洗衫煮飯打掃，通棚都係阿姆一手來包；三更半夜在豬欄肚餵豬仔餵呀啄咕睡歇，對外人來講，聽起來係蓋好嘍，但係，這係阿姆對家庭做日做夜、辛苦付出所得著个結果。

瘦身幼骨又毋係係高大个阿姆，仰地看都毋像係農家耕種人，毋過，笠嫲一戴，洋巾一蒙，伊嚙等牙根，愛搵一「里呀卡」个弓蕉去檢驗場交貨，愛用大後盤二十八號个自轉車載滿滿一大竹籃、頭前兩片車手又挽兩井桶个拉拔仔，對長治鄉下騎到屏東市鎮上，一路喊一路賣，大汗交細汗，無到暮嫲斷烏無轉屋！曾經有一多擺，無手擋腳擋个犖确車翹頭貶歇，拉拔仔瀉到滿天八地一哪都係；也曾經一多擺，肥桶要歇，豬屎尿糞流到滿路，沖沖搓搓地一久，正壞勢地離開；阿姆，伊毋識怨嘆半句。

有一擺，阿爸利用放柸日歸來剷弓蕉草，無小心剷著腳板，住院調養；禍不單行，阿姆臨暗頭對田坵仔做穡歸來，在屋門口分人「引擎」撞到，毋會分醒，好心鄰舍將伊送去省立醫院急救；該兜醫生護士看著一身齷齪、邋邋邋邋个婦人家，愛搭哪毋搭，鄰舍同佢等講：「莫看伊恁呢啲！伊有三個俵仔係大學生呢！」護士聽到，目珠一金，正過積極關緊處理阿姆个傷勢。

阿姆識字母多，知得無受教育个苦，故所相夫教子个用心，毋識一日跌歇。出去賣拉拔仔，自轉車踏到氣差氣渴，也毋會忝放歇對市鎮上帶兩三本細人仔書「愛的教育」、「千里尋母」等等歸來；五十年前，「國語日報」在長治鄉無幾多家訂戶，佢等屋下係其中一戶。四十年前，錢還恁大，阿姆同阿爸省食省傍，標兩棚會仔，花咗七、八萬銀，買一臺原裝進口个山葉鋼琴，分心肝寶貝妹仔學，該可能係家鄉第一臺家庭擁有个鋼琴，該當時，連莊肚裡个小學都還無鋼琴。細阿哥考上臺大後，為了減輕爺哀肩頭上个重擔，煞猛做家教同翻譯外文書，阿姆知得後，用日曆紙包等五百元，頂上寫「寄五百元，不要書文章」九隻字，寄分細阿哥做瑣費，細阿哥還係偷偷地在大學畢業前，翻譯出版了一本

「管理个藝術」。對於子女个教育，阿姆拚生拚死都愛分細人仔滿足，就係八十零歲也，也還用最後个「剩餘價值」（殘障身分），分佢讀研究所減免學雜費，但係，伊續等毋著看佢畢業……。

阿姆雖然無讀著有書，毋過，平常對話應答蓋生趣，也蓋湊句；客家俗諺語、傳統个客家語詞，毋知毋知也，一句又一句對嘴上溜出來，分佢學習著蓋多正板个客話。因為想愛聽過多个笑料話絮，不時會奈伊講噯，伊也特別惜佢這隻吊尾錘，登常會撩到伊批佢个嘴角；毋過，在臨終前幾日，伊毋再批佢个嘴角，顛倒用手巴掌掌地幾下下佢个面頰卵，就像惜細人仔樣也，惜伊這隻四十零歲个老強犄。愛入院前一日，心白同伊換藥仔，佢坐在眠床脣，伊搭穩佢个手，搭到纏纏毋肯放，伊心肝肚已經知得，這驚怕係最尾一擺搭佢仔个手咧！……。

講起來，老天爺對阿姆並毋係蓋公當；一生勞碌，老來該當愛享福，雖然識分「省主席」表揚過全臺灣个模範母親，毋過，後生時節「忒做」，帶來了蓋多後遺症，在蠟燭燒哇會膏歇咧个這幾年，老人家个症頭，連栽接棟暴一路出，到愛走都還分病魔糟蹋到無結無煞，害伊受盡一多「刻骨」个苦痛，事實上，阿姆肉痛，佢仔心肝痛，恨自家不孝，無才調照顧好老哀仔，當最後兩日決裁愛插管搶救个時節，佢个心肝同肚腸絞做共下……。

這擺過年，遠路个阿姆無法度歸來，年三十暗晡，應該係愛鬧熱共下食團圓飯个時節，佢生平第一擺感覺著該種冷寂个氣氛；佢添一碗飯菜，放啊阿姆个遺像面前，輕輕地喊一聲：「歐卡桑，食飯呢啲！」這時節，目汁已經像毋聽話个細人仔偷偷地走去打溜崎，溜一路下來……。

阿姆！你在天國西方極樂世界過得好無？

創作理念

佢个阿姆係一個平凡又典型个客家婦女，一生勞碌續無好享老福，做佢仔个人，除歇慚愧見笑自家个不孝以外，也無機會好表達自家對阿姆思念之情，藉著這篇文章，將笨在心肝肚个愧欠同懷念，用字墨化作感恩，寄分在天國西方極樂世界个阿姆，搭並問候一聲：阿姆，你在該過得好無？

鍾振斌

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

